

書名 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房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七十七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 卷七十七

紅樓復夢卷一



紅香閣小和山樵南陽氏編輯

欵月樓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訂

幻境開因果

大觀園夢啟情緣

嘗聞洪初判別為天地分陰陽造化五行而生萬物造化者即天地陰陽萬物之情因情而化充乎天地是天地間無物無情無處非情即如頑石乃蠢然不靈之物何以公說法尚且感而點頭以此論之情之一事之物聞上古時大荒之外無稽崖青埂峯前

索書號  
編號

雙紅堂 小說 59  
D8654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撲撲亂跳法官圍着一堆看他是個什麼妖精定睛細看  
認了半日不覺大笑不知那是個什麼妖精且看下回分  
解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五

紅樓復夢卷之七十五

戚大娘虛詞駭鬼

柳主事正直為神

話說柏夫人見眾人都在面前心中悲切忽然長歎一聲  
閉目不語寶釵們大驚連時不應摸着心口尚熱鼻中微  
有呼吸面色不改珍珠道這不像是去的樣兒休要驚慌  
也不用去回老太太咱們在這兒守着看有別的再說不  
遲芙蓉們點頭彼此守住不言眾人在炕前相守之事且  
說柏夫人覺着二人走出房外身子狠覺輕快舒服心中  
毫無思想差碼走到捲棚下見了頭媳婦們東倒西歪各

皆睡着臺階下跣着一個四十年紀黃臉婦人梳的高髻  
穿着青衫對柏夫人道轎已伺候請夫人快去柏夫人問  
道你是誰請我到那兒去那婦人笑道夫人到了那裡自  
然知道說畢招呼轎子過來柏夫人見兩人抬着一乘竹  
架兜子其形甚怪兩個轎夫蓬頭垢面渾身筋骨稜稜聳  
肩長腿那婦人將柏夫人抱上兜去轎夫走的甚快不見  
日光到像是隆冬將晚的天氣寒風刺骨那婦人騎上一  
匹小黑驢緊緊跟着走不到半里來路見路旁有個長人  
背肩而立戴一頂三尺高的白布長帽腦後披着頭髮一  
張黃臉深眼縮腮穿一件大白布衫光着兩腳肩上掛着  
幾吊錢手中拿一把小傘問那婦人道怎麼這會見纔來  
叫我好等婦人答道不是本宅土地帶我進去這會見還  
在門口啣着呢長人點頭一同跟着過了一座大橋又走  
過幾處荒村野地陰風淒慘抬到一個大衙門口見愁眉  
苦臉的囚犯不計其數轎夫將兜子歇下那婦人將柏夫  
人抱到一間黑暗屋裡坐下說道咱們要去掛號銷票一  
會兒就來說罪忽然不見柏夫人想道這是那兒他們仔  
嗎也不來瞧我呢心中正在愁悶聽見那黑基角上有人

歎氣柏夫人問道誰那在呢歎氣聽見那人答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歎個氣兒又何妨呢你這位老太太真是多管閒事柏夫人道我因瞧着這兒狠不像咱們家裡要找個人兒問問剛纔多口到叫奶奶動了氣我聽着這聲音狠有些熟不知你這位奶奶尊姓住在那兒那人答道不瞞你這位老太太說我家狠有個名兒誰不知道咱們是祝尚書的表姪呢他家宅裡一天也少不了咱們大爺就是我到宅裡去一住也是半年那些太太奶奶們誰不同我好呢尚書的太太還是我的乾媽穿的契的隨着我的性兒愛耍仔嗎就是仔嗎誰敢向我虛個氣兒柏夫人問道不知奶奶說的是那一個祝尚書家那人道說起他家要叫你老人家駭一跳我乾爹是天下有名兒的祝鳳官拜禮部尚書我是尚書的姑娘你想我還怕誰柏夫人驚問你這位奶奶到底是誰請過來咱們見個面兒那人笑道你見我姑奶奶也要行個禮兒才是說着在基角上慢慢過來定睛細看叫道噯哟懨懨死我了怎麼是你老人家在這兒柏夫人也將他細看笑道我說誰呢原來是戚大奶奶咱們家毫無照應過承誇譽更增慚愧不知這兒到

底是你家還是我家戚大奶奶羞慚滿面低頭答道連我也摸不着這是那兒我記得在炕上躺了幾個月不知怎麼被一個長腦袋的人一跟繩兒將我拉到這兒柏夫人驚異正要再問見同來的那個婦人匆匆進來說道請夫人快去扶着柏夫人往外就走戚大奶奶也跟着出來見柏夫人走進一座高大門裡他正要跟了進去見一個差人過來拉住道你不能進這門去我送你到一個地方自有分曉却說柏夫人進了一座大門十分嚴肅那婦人領着由東角門進去剛上甬道走不多路遇着一位白鬚老

判官躬身作揖道親家太太以管放心此間是東岳府少刻王爺降臨將親家太太前世誤傷了頭一案判斷明白就送回家去想來並無大碍柏夫人驚問道這樣說起來我身已在陰司了老判官笑道此處原非陽世我是鞠秋瑞前世父親甄士隱也與夫人是隔世親家現在東岳府充了掌案判官凡人間一切生死輪迴之事是我掌管夫人並無大事只管放心柏夫人點頭道深感老判官切諸事尚求照應甄判官正要答言見一個鬼役鎖着個蓬頭垢面十五六歲女子過來對甄判官道這件案發在報應

司審斷不必在此候審甄士隱答應領着柏夫人們走出東岳府往西走有一箭多路到了報應司衙門看見披枷帶鎖男女老少不計其數大概都是悲苦痛楚之聲十分淒慘柏夫人走進衙門見堂上坐着一官氣像威猛案前跪着許多男女人犯堂前兩邊設着油鍋火床風輪刀鋸各樣刑法甄判官們站在簷下等候投交柏夫人瞧見一個黃瘦後生堂客懷中抱着個血孩子跪在地下不住向上磕頭不知他哭訴些什麼說話旁邊有個判官送上幾本簿子那官瞧了一會將床下跪的兩個體面男女命鬼卒捧下堂來大聲喊道應上火床有個紅髮青臉鬼拿着兩柄大黑扇將那男女兩個扇了一下兩人上下衣服一點點也無赤條條被兩個惡鬼抓去攀在火床上極力揉擦只見青烟起處兩人喊聲甚慘鍊床燒的通紅不多一會將男女兩個燒成黑炭有個鬼役上堂喊報堂上吩咐帶來那鬼役走至火床用鐵錘將兩段人炭擊碎化作兩團黑烟沾在地上隨風飄蕩有個黑臉凶鬼用扇一搧那兩團黑烟就地一滾仍化作人形面色改變不像剛纔那樣神氣鬼卒押上堂去那冥官說了幾句話有個蓬頭大鬼



紅樓夢 卷七十七

五

手中拿着衣服披在那男女兩個身上押下堂來原來男已成羊女已變豬後面跟着那抱孩子的堂客一同出去柏夫人看了半日心驚胆戰輕聲問道這兩個人爲什麼犯這樣重罪甄判官答道他是夫妻兩個因長房無嗣繼他爲子後來他繼父娶妾得有身孕他恐生子要分家產夫妻定計候妾生產之時乘其血暈將所生之子掐死又將臍帶扯斷以至母子傷命因此夫妻有三十餘年福祿直到今日才結從此女猪男羊長在畜生道中矣柏夫人點頭道原來如此該變畜生正在說話聽見堂上呼喚甄判

官忙領着柏夫人走上臺階公案東首設着幾個紅氍毹光彩奪目官欠身讓柏夫人坐在第四個紅氍毹上吩咐擡過勾留鏡令其自照鬼卒答應擡過一架大圓鏡光彩直射亮如秋月柏夫人覺着透徹心涼定睛細看頓悟前因甄判官命將勾留鏡擡開問道使女桂香告夫人將伊打死含冤兩世夫人可將打死緣由據實上訴柏夫人對冥官道我前世係孝廉周達之妻吳氏有使女桂香素性狡詐終朝搬弄是非不安本分屢訓不改因他與小子滑春有私被我看破喚至面前舉手掌責他急于回身躲避將

頭候撞門上破鏡環被鏤釘插入太陽穴因而隕命實非打死今既當面令其自供報應司點頭指着桂香說道你身為使女不安本分已有應得之罪况與滑春私通應該責治你係有罪之人又不受主責反敢退身躲避以至誤傷身死反誣告被主人打死沉寃兩世你冤在那裡桂香跪在下面只是磕頭哭訴道我因孤魂漂泊無依被義塚地幾個短命鬼再三唆哄令我上告今日方知是錯悔已無及只求開恩超拔桂香供畢報應司大怒罵道誣告主人與子孫誣告尊長同罪先受冥刑再令胎生吩咐解開

只見走過兩個惡鬼一把抓去夾住兩塊大板架上一把大鏡鏹不多一會鏹成兩半堂上大聲喊叫合了上來那桂香哀叫喊叫慘痛心目怕夫人瞧着十分不忍向着報應司說道桂香誣告主人實堪痛恨今已解體受罪可以寬恕求恩賞其脫生以消冤孽報應司道陰律止奴僕告主與子孫犯祖父同科桂香所告實夫人應減陽算倘有不應之罪今既誣妄應該返坐除受冥刑例應三世為猪方轉人世今夫人既是慈悲解釋免墮畜生當堂即判令桂香仍轉生為女嫁滑春後身錢二為妻因酒後夫妻戲



要恨將錢二致傷身死擬以絞決以完孽果報應司判畢  
在生死簿上蓋了巨印備文詳覆東岳並知會各該管城  
隍一面吩咐鬼卒押送轉輪玉處照驗脫生報應司判斷  
已畢令甄判官好生送柏夫人仍回陽世柏夫人站起身  
來向上拜謝說道既死重生古今無幾今蒙恩斷得轉陽  
間但求稍緩須臾遍觀地獄將來回陽之後力勸世人同  
歸于善報應司合掌道善哉善哉夫人舉念慈悲定增福  
壽但必須地藏佛處使人引導方可遍觀本司先差人持  
符知會即着甄判官伴夫人前往可也柏夫人謝過冥官  
同甄判官走下殿來帶有好些斷頭缺足愁眉苦臉之人  
在那裡候審柏夫人走出衙門又往西走不多一會見茂  
林修竹圍着一座禪林耳邊聽鐘鼓之聲曉曉不絕剛到  
山門有幾衆幽冥弟子笑臉相迎說道剛才報應司知會  
知道夫人降臨在此拱候說畢引着柏夫人們來至大殿  
見地藏佛坐在金蓮臺上面如滿月丈六金身兩旁侍立  
着十二衆大弟子滿殿上祥光現現香藹縹緲柏夫人向  
上禮拜地藏佛在蓮座上合掌說道夫人來意老僧已知  
念念慈悲自有果報老僧立愿普度幽魂脫離苦惱無如

地獄中愈度愈增日沉日積孽海茫茫何時得了夫人回陽之後務須苦勸世人力爲良善世上多一善人則地下少一般苦趣事到其間悔無及也柏夫人拜領教言地藏佛命金童玉女持幡引導又命護法神將持符往各處知會柏夫人拜謝退下殿來同甄判官跟着金童玉女走不多路望見一座高臺上接霄漢臺下人烟稠密轎馬紛紜男女老少不計其數甄判官指道此地名蒿里村地藏佛慈悲建此高臺就是世上所說的望鄉臺了凡人死後七日取七日來復之意令其上臺畧望一眼以了一生之事從此與家長別柏夫人點頭道原來這裡就是望鄉臺走到臺下見有一座高大牌樓上面懸着望鄉臺三個大字兩邊掛着對聯那字都有桌面來大上聯是

富貴窮通上了臺試問而今身命

看那下聯是

賢愚曲直來此地請看往日家鄉

牌樓下兩邊都有茶棚當路口設着大鍋裡面熱氣騰騰像是麵茶有的顏色白亮很像甜漿粥左右一望總是這兩樣並沒有別的點心那些往臺上去了來的男女都是

哭的淒慘悲哀無比。剛到牌樓下兩邊拉着哭。那鍋裡的點心有的喫了，又添有的隨便喫。點還有一兩個不肯喫，掙脫身跑過牌樓遠遠站着，也有不肯喫，打着要他強喫。柏夫人笑道：「這兒賣點心的未免過于霸道，人家不願意，仔嗎打着要人喫，真不講理。」甄判官笑道：「夫人說的甚是，但這個不是點心，就是世上說的迷魂湯，喫多的就餽塗，喫少的就伶俐，越多越餽塗，這樣東西不但迷魂，兼且迷心。只有富貴人從來不喫這樣東西。柏夫人道：「原來這個有迷魂湯，咱們且上臺去逛逛。」甄判官點頭應着，上了百十來級，才到臺頂上面，平廠甚寬，男女們像有幾千人，個個望着臺下，慟哭流涕，傷心不已。耳內聽着一片都是哭聲，那些押上來的鬼卒一個個十分凶狠，可怕。有錢使的，准他多踮一會，多哭幾聲，那沒錢的窮鬼，剛望了一眼，還沒有哭出聲來，早被凶鬼押下臺去。柏夫人很覺傷心，慘目也止不住紛紛落淚。往臺下四面望去，只見愁雲慘霧，濃堆密布，不但望不見家鄉，連山川樹木也瞧不見一點影兒。說道：「這些真是傻子，對着這亂雲堆子哭個什麼勁。」兒甄判官道：「夫人是生魂，看不見家鄉，他們各有所見不

能不哭柏夫人道原來如此這臺上冷風過于利害真是透心徹骨咱們去罷同着衆人下了臺來仍舊走過牌樓猛抬頭瞧見那一堆男女裡面有戚大奶奶捧着個碗正在大喫柏夫人心甚不忍走上一歩將他拉住說道大奶奶你少喫些兒也好戚大奶奶回過頭來瞅了一眼道你這位老太太可笑我又不認得你怎嗎管我喫東西柏夫人道大奶奶你怎麼不認得我呢我回去可以到你家寄個信兒說着淚隨聲下戚大奶奶問道我家在那兒甄判官道他已喫了迷魂湯生前之事全不知道等案情結後

歸守墳墓彼時方認得骨肉親支以享其祭祀此時雖是父子夫妻相逢亦如陌路也柏夫人不勝歎息隨着金童玉女離了望鄉臺走出蒿里村望着前面一帶垂楊繞着潏潏清水樹林中畫角丹楹十分壯麗柏夫人道那邊景緻不像陰間狠有些平山堂風景說話之時早已走到面前見那柳陰之下盡是臨河水閣並無門窗榻扇每間閣前俱用丹漆短卍字欄杆隔住無門可以出入看那閣子裡面或十來人或二三人亦有五六人老少不一俱向著水閉目靜坐水中盡是蓮花清香撲鼻甄判官道此名寧

警閣都是古今名士不得志于當時往往迂狂怪僻上帝憐其才令其面對蓮花靜坐一百二十年消其迂狂怪僻之氣日受蓮香沁其心骨轉生當爲翰林清貴柏夫人點頭歎道原來翰林先生都是對花靜坐中人也順着柳堤向北而走覺對面吹來其風甚臭越走越臭令人難忍耳內聽見四面都是哭喊悲苦之聲滿眼黑霧濛濛不分南北定睛細看那濃烟之內盡是蓬頭赤足男女不計其數柏夫人心巾害怕問道這是那兒又臭又怕令人一刻難過甄判官道此名煨煉獄都是古今來不遵王法叛逆之人刀兵過處殺害生靈不分良善姦淫搶擄慘無天日毒離子散骨肉傷殘荼毒地方上千天怒上帝痛恨此等叛逆生前雖受王章或有倖逃國法遍令五岳帝君及城隍司命之神密訪嚴拿俱發交此獄先用大鍋熬煉其油俟其枯乾再煮爲灰那煉出來的人油流于地上往往變成蛇蝎或蜈蚣毒蟻還要傷人終是臭氣所鍾雖有陰律亦難禁其化生柏夫人道叛逆之徒應該受罪咱們再往別處瞧瞧這裡實在真的荒眾人離了煨煉獄又往前走天色清明路旁一座衙門丹碧輝煌祥光籠罩裡邊一股幽



香隨風而至令人聞之心神暢適見那大門上面直牌寫着節孝司三個大字甄判官道夫人名姓已上了這衙門的金冊婦人最重的是節孝上帝特命陰曹專立兩司男名忠孝司女名節孝司兩司俱用金冊註名每歲除夕彙奏一次恭候玉音獎勵不論男女有人名登金冊者子孫免墮畜生道中柏夫人點頭正要答話只見一簇彩旗鼓樂蜂擁而來後面一乘彩轎竟抬進大門柏夫人們也擠了進去見彩轎裡走出一位青年美人珠冠蟒襖十分華麗堂上站着一位真官烏紗絳袍白面長鬚手捧一本金

冊彩光耀目揭開幾頁遞與那美人看過一遍取筆在那冊上不知寫了幾行什麼字那美人笑容滿面再三道謝旁邊轉過一個白鬚判官手執彩幡向空一恍化爲一座金橋那夫人轉身走上橋去回頭看見柏夫人忙舉手拜了兩拜抿着嘴兒笑着往上走去只見金光一閃人橋俱已不見柏夫人問道這人是誰到狠有些面熟怎麼他駕雲跑掉了甄判官笑道此人不但與夫人現有瓜葛我同他還是隔世姻親他從府上來還從府上去這是最有名望的人夫人豈不知金陵王熙鳳嗎夫人現今已歷三世

矣柏夫人驚道王熙鳳是賈大姐姐的姨二奶奶去年我在燒香正遇着他們在那兒念經超度我還對着他的牌位拈香奠酒誰知今日在這地方同他見面兒他死的也不多幾年怎麼就有三世呢甄判官道王熙鳳二世就是周婉貞因其拒姦傷命是以名登金冊今與夫人又為骨肉至親了日後自然有人知道咱們再往別處逛逛罷離了節孝司正往前走只見一人歪戴着一頂皂隸帽子厥開胃口光着一隻腳飛奔而來週身大汗騰見甄判官一把抓住叫道快些救命道言未了後面一個黑

那堂客趕緊追來將那人

脫下自家的一隻鞋將那

個人掣在地下使勁的打了個

要死又撕又抓又咬那人

在地下滾滾一團一聲兒也不

敢言語甄判官看不過意

說道你這位奶奶且將氣兒消

消這一定是前生的冤孽

這會兒遇着他自然不能轉過

但總有官司判斷叫他受

罪你何必動這樣大氣那堂客

搖手道老官你不用管咱

們的閑事我不是遇着了冤家

他是我的男人名叫陳旺

他是城隍司的皂班頭兒他

一天不賺三吊兩吊回到

家來說說總說一個錢兒幾

可憐我自押自喫那兒弄

得過來誰知他相與上了官  
 錢權共權兒財補了那個  
 稱早兒打死了婆他幹什麼  
 打陳旺只是磕頭判官笑道  
 多嘴那堂客笑道這位太太  
 去再說腰間解下一條繩子  
 人笑道陽間常聞有懼內之  
 陰司的老婆更狠數判官道  
 那裡知道咱們這裡的小鬼

魂夢的孟大姑與將幾個  
 老婆你想這樣的男人不  
 看又咬牙切齒的使勁混  
 這是你們家法外人不便  
 說的一點兒不錯咱們家  
 着他男人揚長而去柏夫  
 尚不至于如此荼毒誰知  
 世人見了潑婦如見小鬼  
 是鬼更怕鬼柏夫人十分

好笑不覺走進一座大門  
 姑子和尚擠作一堆其間有  
 兩廊簷下都掛滿的五色衣  
 過下來的三五成羣身上總  
 了過去有一大陣姑子和尚  
 長金花背後掛着一絡大總  
 問道這些出家人怎麼是這  
 造司凡應歸畜生道中的都  
 尼在世不守清規姦淫不法

詭騙錢財誘人犯法除受陰  
 判官道此間是變  
 剛才這起僧  
 受陰



律外應變驢馬以償還債話言未了又來一起男女十幾人都喬粧扮風流人物那幾個後生男子擠在一堆十分得意柏夫人道這一起不像是變畜生的人人到還歡喜甄判官道這一起罪孽更深男的是世上匪徒無惡不作婦人是淫妬殘忍凶惡不堪例應變豬豕士隱用手指道夫人看那一堆是變牛的這是變狗那些是羊各人身上都有記號不但夫人看不出來就是他們自身亦不能認知道正所謂孽由自作也柏夫人不勝歎息看了一會走出變造司向東走去見一座衙門祥光繚繞門樓上直

寫着福祿司三個大字兩旁大金字對聯左聯是

黃甲全憑德行

那右聯對的是

華國本自文章

柏夫人跟着金童玉女走至大堂簷下見上面坐着文昌司祿帝君兩旁侍立天龔地啞兩個童兒案上堆着無數冊本帝君憑几細看東首設着長桌堆滿的盡是文書有一位朱衣神在那裡翻檢樑上掛着一桿大金秤上有五色毫光照耀天地有一個長鬚吏手持玉尺在那文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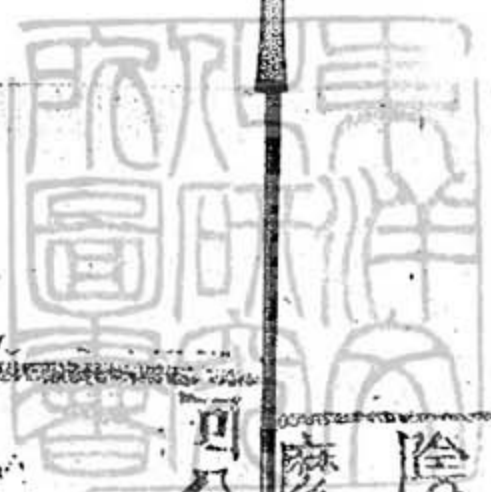
細心測量絲毫不苟公案中問設着一座白玉香爐裡面  
有一線青烟上接九霄覺得異香撲鼻甄判官道凡世上  
科甲之人俱是各處城隍司查其祖宗德行已歷數世彙  
報東岳再查本人陰德轉送此處帝君滙總量其福祿之  
多寡核其德行厚薄定其科分之遲早現辦下科題名錄  
正是各路神祇報功過之時非同小可俟草榜定後尚須  
請關帝參酌簽押方達帝廷倘有大傷陰陽之事雖天榜  
已定臨時必須更改以明賞罰人世上造惡多端只可以  
瞞人而不可瞞天冥冥之中絲毫未曾疎漏也柏夫人點

頭道人生在世只知要占便宜給子孫掙下產業房糧地  
土賣下金銀珠寶不管人家死活那管他妻離子散只要  
我便宜受用使盡心機打盡算盤以爲子孫可以世守受  
用誰知陰司裡另有一般的算法若要子孫昌盛何必多  
用心機甄判官笑道夫人所見甚是陰司總以德行為重  
雖有錢勢此處不能通情所爲禍福兩途隨人自走耳此  
時帝君正在辦公不可驚動咱們再往別處看看金童玉  
女持幡相引來到一處愁雲慘淡腥風刺骨滿耳都是鬼  
哭之聲十分淒慘柏夫人胆戰心驚見四面盡是劍樹刀

山血水成河難以行走金童將手中長幡往地下一晃變成一瓣蓮花請柏夫人們立于花上隨着腥風飄來蕩去見幾十個小鬼推着一架大石磨血糊淋漓磨下有數百大凶狗爭喫血汗旁踏幾個高大夜叉將磨邊拴着的罪人不分男女抓住往磨眼裡填下頃刻之間骨肉俱成血醬柏夫人問這些人是造下什麼孽至于如此甄判官道都是世上打娘罵爺滅理亂倫之輩應受此刑蓮舟飄到一處見一個老尼僧倒掛兩脚有兩個惡鬼手執尖刀割開胃口兩鬼使勁剝皮那老姑子喊聲慘極柏夫人念道阿彌陀佛這老尼造了什麼孽受這剝皮慘罪甄判官道此八名淨虛是饅頭庵的姑子少年不守清規淫食勢利引誘閨女嬌婦敗壞門風得賍破婚種種不法已歷過幾重地獄今又到此剝皮獄其罪尙不止此也柏夫人歎道原來就是饅頭庵的老師父可憐他那裡知道身後要受這樣的罪呢正說着那蓮舟又至一處見高臺上坐着一位冥官兩旁站着好些鬼判下面跪着無數男女孽鬼那冥官正在據案檢點文書看見柏夫人過來連忙站起在臺上打一恭用手一舉那蓮舟不覺離臺已遠柏夫人問

道這位官兒同我見禮是個什麼緣故甄判官道這官兒姓柳名逢春生前爲禮部主政係大人同部的司官夫人是堂官眷屬兼有姻親因此見禮柏夫人點頭道原來是柳緒的父親咱們是四門親家誰知到做了冥官不知咱們老爺又在何處或正要去相見甄判官道柳公在此爲十八獄總管凡應受罪之人先解到此間掛號然後照文發各獄受罪其職事甚忙祝尚書現爲玉帝香案吏不在陰曹難以相見柏夫人正在歎息背後有人問道太太怎麼在這裡閒遊柏夫人回頭一看不知那人是誰且看下

回分解



紅樓復夢卷七十八

老和尚週遊地獄

病夫人喜遇菩提

話說柏夫人聽見背後有人相問回頭一看見是鉢檻寺的老和尚手中持着素珠赤着兩腳笑嘻嘻走了過來合掌問詢道去年多蒙夫人布施佛面增光後來袞觀還鄉時因老僧抱病不及到船相送慳慳半載深感白雲和尚璉二爺前來超度解脫皮囊身前雖有孽果因虔誦過金剛經三千七百卷以此相抵蒙地藏佛慈悲令我在九幽十八獄週而復始即宣佛號使受苦孽鬼稍減些苦惱不